

CHINA URBAN STUDIE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城市研究

第一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城市研究

China Urban Studies

第 一 辑

宁越敏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研究/宁越敏主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000-7901-9

I. 中… II. 宁… III. 城市发展—研究—中国 IV. F2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9971 号

策 划 人:郭银星

责任编辑:朱 维

责任印制:张新民

封面设计:谢顺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88390093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作

河北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460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00-7901-9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中国城市研究》第一辑的出版得到华东师范大学
“城镇化过程与公共安全”985 工程科技创新平台的资助

《中国城市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宁越敏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 禾 陈映芳 丁金宏 靳润成

李蓓蓓 林 拓 刘君德 宁越敏

王桂新 汪明峰 魏也华(美国)

熊月之 许纪霖 徐 伟(加拿大)

杨开忠 张鸿雁

前言

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具有高度文明的聚居形式,在人类活动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因生产力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农村一直是人类的主要聚居形式。直至进入工业化时代,城市化进程始开始加速。20世纪后半叶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才开始加快,促使世界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部《世界城市化展望》(2005年版)的预测,2008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将首次达到50%,人类从此将进入城市时代。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城市发展历史。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融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面貌日新月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2006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4%。预计2010年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将超过50%,进入到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但是,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这使得走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城市化道路也显得更为迫切。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城市化是经济、社会、政治、历史、自然、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够独立解释城市这一复杂的系统。只有从整体和系统的高度,突破学科边界,整合城市研究的各个学科,集中多学科的合力共同研究城市,才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城市的发展规律,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整合校内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中的城市研究力量,于2003年成立跨学科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2004年11月,该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近年来,中心科研人员承担了数十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

究项目，编撰出版《中国城市研究丛书》，并主办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进一步繁荣中国的城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从2008年起推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国城市研究》，其宗旨是力求中国城市研究的前沿性、现代性和综合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任重而道远，其健康发展不仅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也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贡献。就此而言，中国城市研究的意义已尽在其中，而中国城市科学的发展前景也必然更加美好。

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1月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宁越敏(1)
关于智力 - 文化经济与全球城市 - 区域的对话 艾伦·斯科特 徐 伟 宁越敏(1)	
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和发展特点 宁越敏 高 丰(10)	
1996~2006:中国城市行政区划格局变动与影响分析 汪宇明 王玉芹 张 凯(23)	
Integration of World City and Its Hinterland under Globalization: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Pearl River Delta SHEN Jian-fa(33)	
Urbanization Progress and Megalopolis Restructuring in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LI Jian NING Yue-min(53)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Urban Echo in China's Lower Yangtze Delta Andrew M. Marton(66)	
基于大上海都市圈的广域产业集群研究 高汝熹 陈跃刚 吴晓隽(91)	
京津冀全球城市区:从“核心—边缘”到“多中心结构” 于涛方(107)	
武汉市与武汉都市圈协调发展研究 车春鹂 高汝熹(125)	
西北地区城市聚集区的空间分布及其演进 刘 庸(139)	
2000年以来广州城市主导发展战略实施效果分析 ——基于城市基本经济活动研究 周春山 王丽斯 黎格伶(152)	

中国大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张文新 鄢莎丽(161)
上海市发展研发产业的战略思考	杜德斌 盛 垒 王 勇 周天瑜(174)
建设高效紧凑的巨型城市——以上海郊区新城开发为案例的研究	左学金 王红霞(184)
上海高档住区的空间模式及动因分析	黄 珮 陈亚玲(200)
上海市住房政策与全球竞争力	宋锦洲 马炳中(215)
基于地价分布规律的城市经济空间优化研究	郭文炯 张复明(227)
1990 年代以来上海促进增长城市政体的形成和城市发展	何 丹(239)
1949 年以来中国城市资本密度变化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杨永春 伍俊辉(259)
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与空间重组	张平宇 延善玉 董丽晶(274)
大都市生态空间演变机制与政策响应	陈 爽 刘云霞 彭立华(284)
论世界城市形成发展规律及中国未来的世界城市	王士君 曹红阳(293)
信息时代的全球城市发展态势、空间形态及政策启示	汪明峰(304)
全球城市区域:缘起、内涵及对中国的启示	石 崧(318)
全球城市社会极化与发展型国家关系研究综述	余 佳 丁金宏(330)
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与大都市发展	魏也华 苗长虹(338)
全球化背景下多伦多作为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历程	徐 伟(357)
战后美国都市空间演变及其负面影响——兼论新城市主义的规划理念	林 广(369)

关于智力 - 文化经济与 全球城市 - 区域的对话

艾伦·斯科特 徐 伟 宁越敏

艾伦·斯科特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和公共政策系的双聘教授、全球化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斯科特教授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地理学家，曾获1986~1987年度古根海姆奖以及1987年度美国地理学家协会荣誉奖。1999年，他被选为不列颠学院（皇家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通信院士。斯科特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城市和区域增长以及全球化等领域。近年来主要集中在城市文化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同时也致力于全球化对大都市区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研究。

斯科特教授的主要代表作有：《论好莱坞：地方、产业》（2005年）、《全球城市区域：趋势、理论、政策》（2001年编）、《城市的文化经济：图像生产产业的地理学文集》（2000年）、《区域与世界经济：全球生产、竞争与政策秩序的前景》（1998年）、《技术极：南加州的高技术产业与区域发展》（1993年）、《新产业空间：北美和西欧的柔性生产组织与区域发展》（1988年）、《大都市区：从劳动分工到城市形态》（1988年）等。这些著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中，《论好莱坞》荣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图书奖，《大都市区：从劳动分工到城市形态》被《人文地理进展》杂志列为人文地理学经典著作。斯科特博士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不少拥有极高的被引率。自2003年起，他被ISI Highly Cited. com列为全球社会科学领域的高被引研究学者之一。

2007年11月30日，斯科特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上做了“新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城市化？智力 - 文化的维度”^①的演讲。其后，徐伟和宁越敏两位教授就其演讲中提出的智力 - 文化经济和全球城市区域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概念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现译出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艾伦·斯科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和公共政策系双聘教授、全球化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徐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紫江讲座教授、加拿大莱思桥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A. Scott, Capitalism and Urbanization in a New Key? The Cognitive-Cultural Dimension. 原载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4, 2007.

徐伟/宁越敏：斯科特教授，你用“智力-文化经济（cognitive-cultural economy）”取代“新知识经济”来表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它在城市空间的表现形式。你能阐述一下为什么智力-文化经济是一个更恰当的用语？

斯科特：有很多词汇和分析框架用于描述后福特制经济，先后使用过的用语有朝阳产业、后福特制、灵活专业化、灵活积累等。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曾经用过“智力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知识经济是另外一个用语。所有这些都从某一方面道出了当前的经济情况。但是我觉得“智力-文化”这个词相关性更强，因为当代的经济特征是那些能反映促进劳动力智力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新经济体系和技术。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当代各种数字技术（包括通信技术）正在起着去标准化的作用，从所有的机器-智能工作、原材料处理、装配性工作到白领的日常程序性工作，例如常规的会计、档案整理、文书工作等。现在这些程序性的活动从经济活动中逐渐消失了，一个新的劳动分工逐步显现。这种新劳动分工是以劳动者被分为两个阶层为特征的，一方面是高智力-文化的阶层（由技术的、科学的、专业的、管理的、艺术的工作者组成的精英），另一方面是由低工资的制造业劳动者和一般服务人员组成的社会底层。但是，即使在社会底层，这些工人也不再从事常规性的非技术型的工作，他们从事着各种可灵活安排的劳动（从开车到婴儿看护），以至在这种劳动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智力-文化投入。所以我认为这个术语正好能概括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智力-文化经济这个词用一个简洁的表达方式抓住了当代新的经济和城市生活形态的核心。

徐伟/宁越敏：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演讲和著作。你探讨了佛罗里达的创意城市的概念，你认为这个正在被越来越广泛接受的作为提高城市和地区竞争力政策导向的概念有很大问题，那么你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性的证据能支持你的观点？

斯科特：佛罗里达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他为新智力-文化经济识别了一个重要的要素，即他称之为的“创意阶级”。佛罗里达的工作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真实性，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的某些关于城市动力的观点还是有可商榷的地方。佛罗里达关于城市动力的观点对应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迁居到城市是他们的爱好或者说是偏爱的一种活动。那么，在城市生活和城市经济中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些迁居到城市的这些人力资本和人才的一种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在另一方面，它没有足够深入地揭示问题的本质。因为问题是人才和人力资本如何在第一个位置形成，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城市人口集聚到第二个位置。佛罗里达认为，那些有才能的人，或者说他所谓的“创意阶级”迁居到城市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地方能满足他们所认为的个人爱好、嗜好等。如：高品质的餐馆、优美的环境、博物馆、音乐厅、自行车专用道，等等。我对此的评价是，你可以在任何一

个城市营造许多你认为的高品质的宜人的环境，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些稳定的、可持久的就业体系，不管社会经济特征如何，在任何重要的时期你都吸引不到人才。总之，我认为我们所知的城市发展的动力涉及一个循环 - 累积的因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系统发展和人口增长是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工作增加，人口迁入；人口迁入，工作增加。在城市中，就业和人口增长之间有一种回归的关系，但是这种平衡要素之间的力量不都是相等的。起推动作用的动力因素是生产体系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在圣塔克莱拉县硅谷的创意阶层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随硅谷作为一个先进的电子制造业中心的形成和不断地持续发展而形成和增长的。此外，另一个问题是，在硅谷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创意阶层，它是由半导体工程师、软件技术人员等构成的一个特殊的创意群体。同样的，如果你去好莱坞，你发现那儿也不是一般的创意阶层。你所发现的是一个随着电影工业发展所产生的一群由特殊职业和工作所组成的特殊人才。简而言之，如果存在有活力的智力 - 文化经济中心，它们就能作为佛罗里达意义上的创意中心发展。但是，如果不存在有活力的智力 - 文化经济中心，就算你投入很多，它们也不可能成为像硅谷和好莱坞那样的中心。

徐伟/宁越敏：在你的演讲和著作中，马歇尔工业区模式仍然有很强的解释性的力量，劳动力市场的动力机制被认为是决定工业集群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当我们分析不同的工业集群的时候，劳动力市场真正是地方的吗？或者我们认为其范围有大小之分？

斯科特：劳动力市场的规模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好像对我来说，你需要观察生产和就业的地理分布，看一看在哪些地理范围有哪些日常活动系统的类型。我说日常的是因为我们没有魔毯。什么是魔毯？那是一种允许你在零成本的情况下瞬时穿越任何距离去选择你想要的尽可能多的人和商品的一种技术。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因此，对任何一个地方的生产系统而言，可用的劳动力必须生活在其附近。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工业区，每个集群，都有其地理上的密切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地方性的。当然，与此同时，这些日常活动系统也总是被人口的移动所修改，以致它们依次被植入更广泛的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的市场结构之中。我认为对此问题的合适的判断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劳动力市场活动的时空维度相互作用的分析。

徐伟/宁越敏：你认为灵活生产已经在当前世界的城市空间生产中占绝对优势吗？如果是，它对都市的形态和城市的社会结构的含义是什么？

斯科特：“灵活生产”这个术语出现于“福特制规模生产系统”开始进入危机的

时候，它代表的是大规模生产的对立面。灵活生产，尤其是灵活专业化生产，通常涉及在竞争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市场中的小批量产品的生产，且设计不断改变。同时，灵活生产还与生产过程的纵向分解有关。19世纪和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着灵活生产的形式，但毫无疑问，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规模生产工业而不是灵活生产工业。灵活生产的特点是快速变化的设计规格、垂直分解、公司间频繁的关联交易以及相对不稳定的劳动力关系。这些生产形式导致了地理聚集，因此灵活生产在当代就出现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新产业空间的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复兴。实际上，现在我更加偏好“智力-文化经济”这一术语，而不是灵活生产，因为我认为它更好地体现新经济的基础。现在这种生产形式通过就业扩张和创新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力。这不是说大规模生产已经消失了。大规模生产依旧在我们身边，但是它不再如从前那样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主导力量了。现在，我们也不存在巨大增长极之类的推动，再现战后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增长的特征。

徐伟：你的意思是指郊区化，城市中心的衰落？

斯科特：不是，事实上我正在思考底特律、辛辛那提、克利夫兰、芝加哥等大都市的发展。最终，它们确实随着“福特制规模生产系统”的终结而衰落或者停滞了。

徐伟：那么，可以把这种衰落解释为向灵活或者智力-文化经济转变吗？

斯科特：转变只是事实的一部分。“福特制规模生产系统”的终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至少对北美来说，包括来自日本和新工业化国家的竞争的加剧，以及大规模生产产品市场的饱和。在这一危机形成的空间中，在新兴技术出现的背景下，灵活生产和智力文化经济开始显现。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还没有人彻底探究清楚。

徐伟/宁越敏：有些学者认为美国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特制已经输出到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成了试验地，表明“陈旧或过时”的福特制或大规模生产仍然十分活跃，且正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变化。对于与全球化有关的这类观点，你怎么看？你怎么评价或者描绘福特制和灵活生产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相互作用？

斯科特：我不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输出福特制模型。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它们确实把福特制模型以标准化的分厂形式输出到了欠发达国家。毋庸置疑，还有很多标准化的分厂仍在建设中。但是关于跨国企业的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它们已经不再输出过时的福特制技术和劳动过程，因为即使在欠发达国家，正在

建设的新分厂也具有高技术 and 技能水平，具有显著的内部灵活性。例如，在墨西哥的美国汽车企业，很多工厂比美国本土的一些工厂效率还高。还存在一个现象，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了大量的低薪工作，主要涉及服装、鞋类、皮革制品等行业。这些行业虽然通常剥削程度很高，但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福特制范畴，因为它们并没有被组织在具有巨大内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大规模资本密集的组装生产线中。现在技术更先进了，劳动过程更灵活了，因此，我认为国际劳动分工的旧福特制模型已经不再盛行了。而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国际商品链，把低薪国家的单个生产者与高薪国家的公司连接起来，大量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在交互传递，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正在进行着大量的升级。因此，旧的外围地区的福特制模型已经不再是新国际分工的主要部分，虽然它曾经是。

徐伟/宁越敏：你如何评价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主要矛盾，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斯科特：新经济的最大城市问题是城市社会的极化，因为新经济一方面造就大量高技术高技能的工人，即创意阶层；而另一方面，它也把大量无技术的移民，通常是非法劳动力送进城市，非法劳动力在中国来自农村，在美国来自其他国家。城市中的这种社会分割格局意味着城市充满了社会紧张和政治困境，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各种潜在社会问题的爆发，我们可以从欧洲和美国不时地看到这种现象。底层阶级的自发反抗正是这种城市生活布局的一部分。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底层阶级不仅仅处于经济上的底层，也处于主流政治生活之外——这些人没有进入政治生活的主流。他们只有有限的公民权利，在他们充分参与城市社会和政治生活上存在诸多障碍，因此，不仅存在收入不平衡的严重问题，还有这些移民进入当代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美国和英国的新的智力-文化经济似乎与各个阶层社区意识的整体下降有关。最近有很多书论及了社区的衰落，尤其是在美国的城市。可以看一下 Sennett 或 Putnam 的著作。Christopher Lasch 在早期名为《自恋文化》的著作中指出，自恋的个体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同样的矛盾，也许形式更加极端：第三世界城市中社会生活的极度极化，与之对应的是社区的衰落。例如，巴西的所谓创意阶层正日益退居到有围墙隔离的私人社区中去，这本身也是城市生活崩溃的症状。

徐伟/宁越敏：在你写于 1999 年的论文中，提出了全球城市-区域这一概念，你现在仍然觉得它与当代城市发展有关吗？

斯科特：是的，我觉得现在两者相关性更高了。一直存在着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

力量在起作用，它们使全球城市-区域成为政治实体。因此，它不只是政策制定者一个昙花一现或流行政策的结果。我觉得这种现象深深地植根于当前城市化变化的实际过程中。我们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类结果，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而且一个更好的前提是，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国家政府发现自己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处理它们的宪政部门、区域、社会阶层等产生的所有问题。因此，社会和经济生活各层次上的人们或不得不自己来处理这些问题，或者承担这种代价：在高度竞争的全球经济活动结构中消失。由于每个案例都是特殊的，因此，不是国家层面，而是地方层面成为围绕本地生活和经济秩序的具体情况组织和建立机构的最佳地点。当然，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重要的是竞争优势：建立生产系统和就业系统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在这种系统中正的外部性得以最大化，从而使得城市-区域内的每个单元都可以在全球层次进行竞争和对抗。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区域的责任，而不是单个公司的责任。

徐伟/宁越敏：你如何把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与你的智力-文化经济关联起来？换句话说，新经济对全球城市-区域意味着什么？

斯科特：这是当今世界的两个发展方向，两者有紧密联系，确切地说，是因为智力-文化经济主要诞生于世界上的大型都市圈，例如东京地区、伦敦地区、纽约、洛杉矶、北京、上海、香港、墨西哥城，等等。正是在这些地方，智力-文化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而反过来，这些地方也凭借着控制智力-文化产品的全球市场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实际上，伴随着围绕全球城市-区域的本地政治动员的出现，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之一就是众多捆绑在一起的政策要素中出现了，并通过建筑、电影、出版等方式来构建文化身份。地方政府越来越频繁地试图把城市-区域构建为全球经济新旗舰的角色。文化本身也逐渐成为竞争优势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中文化是赚钱的部门，还因为城市的整体文化环境可以把投资者和创造阶层（高层次工人和人才）吸引到城市中来。因此，在智力-文化经济的兴起过程中出现了整体性的转变过程，围绕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政治动员，代表城市标志性建筑在内的大都市的文化变革，就如在上海所发生的一切。

徐伟/宁越敏：人们争议说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在这个世界中，其他城市不值得一提。你如何表述非全球性城市与全球性城市之间的关系？智力-文化经济对世界的小城市和镇意味着什么？

斯科特：全球城市-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如此巨大，有这么多人，等等，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小城市。很多小城市实际上正成为全球城市-区域的一部分，如果可能的话，在某些方面，小城市的最佳机遇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使自己与

一个全球城市-区域结合起来。当然,这对很多小城市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仍然是经济概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凑巧的是,新智力-文化经济至少有些方面也在这些小城市出现了,而且有些最具活力的小城市实际上使本地版本的智力-文化经济增值,形成非常具有活力的创收过程。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小的旅游中心。我认为,旅游业,通过体验的商品化,完全是智力-文化经济的一部分。其他例子包括传统产品的生产,如瓷器、传统家具。我最近在看一篇关于台湾一个小城市的论文,该小城是传统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在威尔士和英格兰的边境,有一座名为 Hay-on-Wye 的小镇,它成为了世界二手书交易中心。这是一个老集市,在这里,主要街道两旁的每家商店现在几乎都是二手书店。这里也成了主要旅游区,他们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各地销售图书,现在他们还举办了文学节和音乐节。

新经济对小镇也带来了机遇,他们也是新经济的潜在参与者。有很多具有传统制造业的小镇的例子,涉及家具、鞋、皮革、瓷器、陶器,等等,凭借传统手工艺和技术,制造高质量的产品,在这些产品上,他们实现了世界级的生产能力。因此,很难把世界描绘为全球城市-区域欣欣向荣,而其他地方停滞不前这样一个图景。在很多地方确实有经济停滞,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存在较大的发展能量。另一个例子是,在巴西雨林中部有一座名为 Bonita 的小镇,人口约 2 万,恰好它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系统,Bonita 已经围绕高端旅游业进行了重建以便吸引人们来观赏这里的生态系统。很难设想一个地方没有某类通过某种具有想象力和创意方式就可加以利用的资源。

徐伟/宁越敏: 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意味着领先城市的统治地位,你如何描述城市与其区域之间的关系? 智力-文化经济的结果对非全球性城市意味着什么?

斯科特: 我觉得很难给这个问题一个系统的回答,因此,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这个答案提供一个程序性的表述。全球城市-区域的建设是一个政治项目,正因如此,其结果随时受该区域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影响。全球城市-区域存在着右派和左派。右派可能包括地方公司和商业领袖的精英联合,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实施该项目。全球城市-区域的左派包含更加民主的方式,他们会考虑弱势集团的利益,促进他们在城市-区域的建设中发挥作用,而不会让本地社会的某小部分占据过分的霸权。

我不认为全球城市-区域存在这种情况,说它必须由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由中心或者由外围统治。关键是在该地建立何种制度发挥作用,让地区政治力量联盟发挥政治动员和教育的功能。例如,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如果我参与这个项目,我会试图建立一个公开的论坛:我们该如何构建这一城市-区域,以使我们不仅能够增强竞争优势,还能扩大每个人的民主生活范围,增进该区域每个人的权利、提高生活水平、增加资产。同样的观点适合于核心和外围。我认为,既然在任何城市-区域核心不可

避免地拥有最大的资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会占据优势，但是我不认为它的资产优势所带来的统治地位会必然给外围地区带来某些负面的后果。再说一次，这完全取决于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如何重新安排社会生活的方式。

徐伟：你刚才提到，建设城市-区域是政治项目。既然它是政治问题，与政治有关的事情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全球城市-区域和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那些不靠近全球城市的小城市来说，你认为这种智力-文化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这些非全球性城市-区域中城市社会的分化或极化吗？

斯科特：中国的情况我无法评论，因为我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但是，我完成了一项关于美国的研究，研究很清楚地表明，在处于城市等级体系顶部的美国最大城市中，你会看到智力-文化经济。随着城市等级体系层次的下移，你会发现经济活动越来越标准化。这个发现很有趣，让我很惊讶。在整个城市等级体系中，你可以发现从顶部到底部按照经济的基本技术和组织特点的分级。这不是说位于城市等级体系底部的小城市都是拖后腿的，实际上它们中有很多在更为标准化的经济活动上发展得很好。实际上，这些小镇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甚至高于大城市的蓝领工人，因为后者的大部分工人是移民。看起来似乎与这一分析道理一样的是，随着智力-文化经济的扩张，它也沿着城市等级体系往下扩散。有一些处于城市等级体系底层的地方已经发展成了智力-文化活动的中心，包括大学城，但是大体上，这个过程是沿着城市等级体系向下扩散的。

徐伟/宁越敏：最后，在你看来，从一般的社会科学以及具体的人文地理角度来透视，在当今以各种方式进行资本积累（转型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外围停滞经济）的世界中，我们会沿着哪些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动态变化的理论前进？

斯科特：在当今世界有两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争夺主导权，一个是新自由主义，另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我们或许可以把市场社会主义归入社会民主主义（换句话说，某种复合的国家市场体系）。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分析在考虑全球化、地理学以及其他所有问题时起点就是错误的。我会通过科学的逻辑以及我对政治相关性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最近，我重新探索了发展理论。今年年初我与一个意大利同事一起就这个问题编了一本书 *Development on the Ground*。对于我而言，这本书代表了经济和城市地理的未来发展之路。确切地说，你能感觉到与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关联的全球化和区域发展共同前进。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极其重要，也极其有用。但是，必须建立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体系。